



北塔 / 著

情痴诗僧

吴
宓
传

团结出版社

北 塔/著

情痴诗僧吴宓传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痴诗僧吴宓传/北塔著 . -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12
ISBN 7-80130-352-0

I . 情… II . 北… III . 吴宓 (1894—1978) - 传记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8341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 (010) 6513.3603 (发行部) 6524.4792 (编辑部)]

E-mail: unitypub@public3.bta.net.cn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顺义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16

字数：370 千字

印数：5000

版次：2000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0-352-0/K·113

定价：25.2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疯子、情人和诗人，
乃三而一、一而三者也。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5幕1场

吴序：忆吴宓师二三事

吴仲贤

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西洋文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因为除了从事我所喜爱的工作之外，还有我敬爱的老师吴宓先生的指导。

我本不是他的研究生，但因他开的“中西诗之比较”这门课适合于我的爱好，就选了它作为我的研究生课之一。这时在我国的文学大师中，虽然有不少位中国诗作的不错，但很少懂得西洋诗，大都主张西洋诗说得感情太透，不如中国诗含蓄，却不知道说透可以达到充分满足的意境，可以使人为爱情，为事业理想不顾一切而冒险献身，这是西洋诗的好处，不像中国诗畏畏缩缩，欲言又不敢言，有明哲保身之嫌。也可以说，含蓄而不敢暴露自己灵魂深处的真实东西，正是中国诗的缺点；对于整个世界文学来说，它只是文学中的一格，不能代表全貌，而西洋诗则补足了这一缺陷。中国诗的高士远隐，放荡山水之外，虽与个人有益，但遇见日本人进逼，杀得个鸡犬不留，你毫无抵抗之力；而内逢暴君，把你来个腰斩或百般凌

辱，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从这一角度看，西洋诗则鼓舞人民抗议的斗志，例如，浪漫派诗人把死生不看在眼里，形成一种集体智慧，造成文艺复兴的革命浪潮。所以为了补足中国诗消极的一面，不妨提倡中国青年也多读西洋诗，培养自己积极进取的精神。吴宓师继承美国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86—1933）师的衣钵，在中国首先开中西诗之比较这门课，可以说是作了这方面的急先锋，他使我有机会接近他，获益非浅。

经过多次谈话，我也了解了他为人的伟大之处。他对他的学生特别关心，例如，他的学生中有个别人对他不予尊重，出言不逊，他依然本着爱才之心，对这样的人百般爱护。对于我来说，他曾经劝我不要投身诗歌爱好，为了生活不妨继续我的生物专业，因大学课程名目繁多，我既在生物本科花了一定时间，绝不要与全力以赴的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贸然竞争，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这样就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生物专业的大事。他还笑着说，他年青时由国家分配，原是学我这门专业的，后来改学英诗，我的这一调换，也是对国家要求的一种回报。回想起来，我后来的发展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此不过是对他学生爱护之一例。

此外，还记得在讲《红楼梦》的时候，他说《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中包括了当时社会中各种典型人物，而这些典型人物也存在于现今社会之中；他说他自己杜鹃啼血，忠于理想就像紫鹃，而林语堂（1895—1976）称自己远嫁他乡，则像探春。他问我“你像什么人？”我心中有数，不敢回答。重要的是，这些多是由自己而不是由别人确定的。这也是我和他的交往中记忆犹新的另一趣事。

李序：回忆恩师吴宓教授

李鲸石

我在北大读书的那三年（1934—1937），北平法语界人士每隔两三个月举办一次沙龙，由清华大学吴宓教授、中法大学陈绵教授、诗人梁宗岱先生、英文与法文版《恋爱与义务》小说的作者波兰籍女作家华罗琛和北大法籍教授邵可侣等轮流邀请数十个能讲法语的中外知名人士和部分大学生来家作客，并举行茶会，以促进友谊与文化交流。我当时20岁左右，喜学法语，很珍惜这种提高法语口语的良机，不断参加盛会，因此很早就认识了吴宓先生。

我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时，得到了吴宓先生面授的机会；毕业后，在云南工作时，与吴先生常有来往，有时也旁听一些他的课程，在不少方面受到他的指导和教诲，至今难忘。

吴师在课堂上讲授西方文学时，自然都用英语。他的记忆力异乎常人，讲课时从来不看带来的讲稿，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在课堂之外或在他的卧室之内与学生交谈时，他经常用英语或法语，因而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外语水平。



记得有一次上课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在学好欧美语言文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祖国文学方面的修养。文学作品的译入或译出，你们自然责无旁贷。另外，你们要勤于写作各种形式的诗文，为创造并丰富吾国当代文学而努力。我衷心地希望你们每人将来都能出版一本诗集和写出许多短篇小说或一两部长篇小说来。”我的老同窗们确实没有忘掉吴师对我们大家的鼓励与教诲，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殷切希望。毕业后的几十年来，根据我的了解，当年的同窗没有一位不在学术文化教育等事业上做出了自己最大可能的贡献。

吴师不吸烟。他的时间与精力都用于阅读古今中外名著、吟诗填词和教书育人上。1940年夏我从滇西回到昆明工作后，有一天我陪着他在北门街一带散步，共同谈及吸烟之害时，他用法语对我说道：“*Je tuerai tout le monde qui fume.*（我深恶痛绝一切吸烟的人。）”这60年来，我竟然牢牢地记住了他说的这句法语。

1942—1945年期间，特别爱好法语的同窗好友严倚云（1912—1991）、杨周翰（1915—1989）、王还、李赋宁和我，在师辈法国汉学家邵可倡（Jacques Reclus 1894—1984）、美籍学者温德（Robert Winter 1887—1987）、吴宓、吴达元（1905—1975）和闻家驷（1905—1997）五位教授支持与参加下，在西南联大里组织了一个法语友谊学会（*La Société Amicale*），每隔一段时间在晚上举行一次学术报告和讨论会，同时穿插有吃茶点、私人交谈、集体游戏等，总之，一切活动都用法语进行，参加者有不少外语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同学。我们达到了增进友情提高学识的目的。

另外，原北大教授邵可倡先生还常常不辞辛苦地为我们几个主要会员在白天讲法文名诗，吴师作为邵师的至交，每次也

自动地来听邵师的讲解，热烈地参加讨论，他老人家中西兼擅，对法文诗的鉴赏不时发表出独到的见解，我们这几个20几岁的年轻人受益匪浅。

1944年，在昆明他住的那间每天受到夕晒的约六平方米的小阁楼里，有一次闲谈中，吴宓先生对我说：“Everything I say and everything I do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Buddha, Socrates and Jesus Christ.（我的一言一行都遵照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期间，吴先生这位学贯中西的名教授也是生活极其艰苦的。记得有一次我去他房间，他穿着的那件毛衣两只袖子都开线了，抬手举臂时，那破烂不堪的条条毛线像挂在铁丝上的挂面或粉丝，缕缕在我眼前晃动。真令人感慨万端！看到我的表情，没等我开口，吴先生就主动地说：“这不要紧，邵可侣太太（黄淑懿）乐于为我缝缝补补，帮我的忙。我真感谢他们夫妻俩的盛情美意。”

1944年，先生虚岁五十，写了一首四五百字的五言古诗，题为《五十岁生日诗》。他铅印出来了，在他开的“文学与人生”课上发给每个学生，旁听的青年教师也不例外，然后加以讲解。五十六年后的今天，此诗可能已失传了。但其中一句，“坐危群小间”，我迄今还牢记在心。从这句诗，我们不难理解他那时的心情与处境。

为了纪念我所最敬爱的吴师，我愿以《沁园春·缅怀业师吴宓教授》一词作为本文的结束。

吴宓先师，学贯中西，授我以诗。行严遵四圣：基督、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抗日八年，固穷学者，

辘辘饥肠褴褛衣。高尚士，为衣钵相传，乐不知疲。

中华终胜强敌；再接励，全国竖红旗。喜人民解放，
先生益壮，无私奉献，争取朝夕。浩劫十年，古稀教授，
惨受无情重打击。耄、盲、跛，竟含冤逝世。夫子，安
息！

1999.12.20 作于中国农业大学外语系

◎情·痴·诗·僧·吴·宓·传



目 录

吴序：忆吴宓师二三事（吴仲贤） / 1
李序：回忆恩师吴宓教授（李鲸石） / 3

第一章 探胜寻奇志四方，回旋斗室愿难偿

第一节 出生及命名 / 1
第二节 家人和亲戚 / 5
第三节 家族及老宅 / 19
第四节 南下游上海 / 21
第五节 小学和中学 / 29
第六节 侥幸离故园 / 37

第二章 三载藏修又息游，春光宁为少年留

第一节 初到京师 / 41
第二节 入学清华 / 44
第三节 转学沪上 / 52

- 第四节 重返清华/56
- 第五节 学运代表/59
- 第六节 营救父亲/68
- 第七节 反对帝制/77
- 第八节 慷慨助人/85
- 第九节 毕业留校/92

第三章 胜地偏饶书卷气，天香合住绣罗身

- 第一节 弗吉尼亚大学的过客/98
- 第二节 哈佛大学的传人/103
- 第三节 与陈寅恪成莫逆之交/108
- 第四节 糊里糊涂订终身/115

第四章 江南未许长为客，塞北何缘似故乡

- 第一节 匆匆结婚匆匆别/123
- 第二节 出任《学衡》总编辑/129
- 第三节 婚姻的第一道裂痕/146
- 第四节 毛彦文成为知己/150
- 第五节 金陵运气成晦气/157
- 第六节 是非之地不可留/160
- 第七节 为侵略者讲学/164

2 第五章 此局不知何日变，安居长恋旧巢深

第一节	清华研究院主任/167
第二节	改换校长的风波/173
第三节	西文系代理主任/184
第四节	为《学衡》枉费心机/187
第五节	西行千里访亲友/191
第六节	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8
第七节	为王国维料理后事/208
第八节	赏心悦目沪宁杭/212
第九节	再度南游情如潮/220
第十节	下定决心离婚/226

第六章 郁郁不得意，休暇赋远游

第一节	准备欧游/237
第二节	负笈英伦/243
第三节	魂断巴黎/254
第四节	双双回国/260

第七章 终为污渎池中物，自许《高僧传》里人

第一节	桃李满枝头/263
第二节	慧眼识英雄/266
第三节	吴宓的诗集/276
第四节	一箭双雕飞/287
第五节	被迫离开北平/294
第六节	总算到南岳/298

- 第七节 蒙自好风光/305
第八节 昆明的信弹/311
第九节 多情遇无情/318
第十节 《红楼梦》讲谈/330
第十一节 不愿居人下/336
第十二节 为女儿着想/342

第八章 东来江汉谁为主？西望岷峨梦有思



情·痴·诗·僧·吴·宓·传

- 第一节 与挚友重聚/351
第二节 父子情意浓/363
第三节 决心去武大/374
第四节 武大的客卿/391
第五节 江南的忧郁/405
第六节 在各地讲学/411
第七节 逃离大武汉/423

第九章 过眼沧桑记梦痕，名贤遗老几人存

- 第一节 落脚重庆/430
第二节 洗脑典型/435
第三节 二度婚姻/441
第四节 暮年壮游/448
第五节 被罢了课/454
第六节 日记之罪/457
第七节 被打致残/464



第十章 我生非短添恩厚，未冠今归已白头

第一节 被抬出重庆/467

第二节 文革后遗症/470

第三节 弟子的呼吁/471

附录一：吴宓年谱简编/473

附录二：主要参考资料/487

跋/490

第一章 探胜寻奇志四方 回旋斗室愿难偿

——《吴宓诗集》卷一《故园集·思游》

第一节 出生及命名

大清帝国光绪二十年，即 1894 年 8 月 20 日（阴历七月二十日），震惊中外的中日甲午海战已如箭在弦，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而在偏远的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东门外的一所老宅子里，一个小男孩安然坠地。他就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名人之一——吴宓先生。

祖母探头一看，孩子的头上几乎没有一根毛发，遂脱口喊出：“啊！是个秃子！”于是孩子的乳名就叫“秃子”。父亲根据《书经》中的“陈璇玑之玉衡”，给小孩取名为“玉衡”。“璇玑”、“玉衡”都是星名，分别是北斗七星中的第四颗和第

五颗。迷信天命星相的家人^① 大概想不到他后来会成为举世瞩目的文曲星。

1901 年，吴宓 8 岁，身体比较弱，与祖母、叔叔、姑丈等人一起寓居上海。祖母杨太淑人^② 认为，改名或许能祛除纠缠小吴宓的病魔，使他强壮起来。遂请姑丈举人陈伯澜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

那些日子里，由于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作为康有为^③ 的学生、梁启超^④ 的同学，陈伯澜深感壮志难酬，处境堪忧，天天以酒浇愁，哪有心思管这事。祖母三天两头催他。有一天，这位酒气熏天的举人老爷在一张破纸片上随便写了两个字“陀曼”，于是吴宓正式改名。这个名字很怪，无从解释。

后来，吴宓向精通东西各种语文的陈寅恪^⑤ 请教，陈告

① 吴宓本人也有此宿命论倾向，曾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在《自编年谱》的首页画了幅颇为详尽的星象图。后来，他还喜欢点书算卦。

② 淑人是封建王朝命妇的封号。按照宋朝的官制称谓，文官正三品或从三品的祖母、母亲和妻子封为淑人；按照明清的官制称谓，三品及皇家宗室将军之妻封为淑人。吴宓喜欢用这样的旧封建社会的称谓来称呼自己的家人，显示出他的复古思想的严重和无聊。

③ 康有为（1858—1927），光绪进士。曾三度上书，倡议变法。1898 年，被光绪帝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划变法事宜。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次年创立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1913 年就任孔教会会长；1917 年，伙同张勋复辟帝制。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

④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朝举人，曾参与领导“公车上书”，又倡导变法维新，与乃师康有为齐名，号称“康梁”。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续编《新民丛报》。辛亥革命后，出任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旋即不满于袁世凯称帝，策动蔡锷将军组织护国军，进行“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后又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财政总长。“五四”时期思想日益保守，反对“打倒孔家店”。研究范围极为宽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宗教等。

⑤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人，曾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学语言文学，在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经济，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学东方古文字。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家。